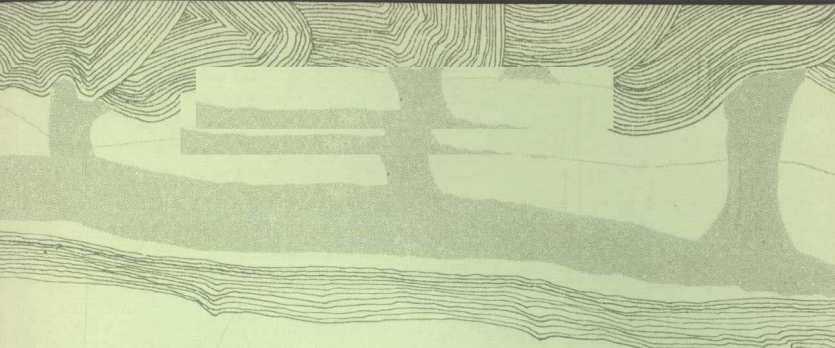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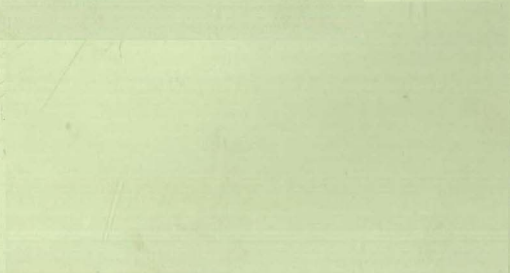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愛情的俯衝

阮 朗著



愛 情 的 俯 衝

阮 朗 著

出 版：海 洋 文 藝 社
香港中環威靈頓街28號四樓

印 刷：大 新 印 刷 公 司
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

1978年12月初版

目 錄

愛情的俯衝.....	1
案底.....	22
發嫂.....	55
殺手初出擊.....	76
染.....	98
一對寶貝.....	119
鐵將軍.....	142
後台.....	164
不怎麼羅曼蒂克.....	195

愛情的俯衝

少女用她靈巧雙手
編織一道絢麗長虹
但願飛去九霄雲外
不忍面對人間苦痛
無奈苦痛沉重窒息
於是彩虹斷裂蒼穹

香港，今夜我又回到你懷裏來了。

人們把誕生的地方視作親娘，我却不敢存有這種奢望，如果我那可憐的母親還在，相信她不會任令我江湖闖蕩。

一個只有十九歲的女孩子，終年跋涉在雜技團賣藝的旅途上。

尤其是阿祥，這個使我牽腸掛肚的阿祥，是誰剝奪了我們會面的時光？

“生活呵生活！”曾老闆一上岸招待新聞記者的時候他一再強調“生活”，也真像代替我們三十個人說了話似的：“天華雜技團這回在南洋飲譽歸來，準備在香港表演一個月。兩個星期在九龍伊利沙白青年館，還有兩個星期在灣仔室內球場，

務請各位捧場！我們到處賣藝，真所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務請各位多多吹噓，小弟感激不盡……”然後領着我們全體藝員，向記者先生們深深地鞠了個躬，開始了茶點，並且準備開始節目表演。

“這位女藝員，”有一個歐洲女記者指着我說：“可漂亮得不得了哪！可以接受我的訪問嗎？”

“可以可以，”曾老闆陪着笑臉說：“這是我們的台柱，姓招，單名一個華字，本地人，今年只有十九歲，——”

“行了行了，老闆，”那個女記者笑着說：“你快要把她說的話說光了，”於是她笑着過來，拉着我的手，坐到角落裏去。

“這樣才可以多談談，”她給了我一張名片，爲我照了個相，坐了下來，曾老闆要侍者送了兩份茶點，她向他遠遠地笑笑擺擺手，噴了口煙說：“密司招，你只有十九歲？發育得可真好！”

“也不。”我說：“虛數該是二十。”

“你是本地人？”

“對不起，”我淒然一笑道：“他們都說我是本地人，就算是本地人罷。日本投降那一年，有很多人到香港來，也有很多人離開香港到其它地方去，我的父母據說生下我，還沒滿月，就回南京去了。”

“爲什麼不帶你走？”她邊記錄邊發問。

“因爲我是個女的。”我苦笑道：“據說家裏渴盼有一個男孩子，因此他們失望了。據說我父親把我送給香港仔一個姓梁的漁民手裏，還付了一筆錢，我母親哭得很厲害，但她拗不過公公婆婆和丈夫的意見，只好把我攔下，一起走了。”

“你恨他們麼？”她突如其來的問題。

我苦笑着搖搖頭：“沒有用處。”

“你父親姓什麼？他是幹什麼的？現在什麼地方？”

“這個——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姓馮，是替人當保鏢的。香港淪陷給日本人時，據說我的父親替一個中國官兒做保鏢，因爲當時太亂，那個什麼官兒怕給曾生的游擊隊打死，用了幾個人防身。後來和平了，那個人回到南京做官，我爸爸也跟着去了。”她想了想：“這些都是我的義父對我說的，他說他們都恨他，因爲他依仗着日本兵的勢力，時常向他們敲搾，後來把我送給他們時，他們不要，最後付了一筆錢，才算收下來了。可是我一天天長大時，他們却真的喜歡起我來了，可是有一次大颱風吹來，船翻了，人也死了，我藏在米桶裏在海上飄流，給人救起，三轉兩轉，收養在一家姓招的小販家裏。本來我應該姓馮，後來姓了梁，最後姓了招……”

“別難受，密司招，”她說：“姓，本來不過是一個符號，管它呢！不過你的身世，倒真是——”她吸了幾口煙，問：“是小販把你賣給曾老闆？”

“不是。”我說：“那是一九五一年的事，我六歲了，曾老闆帶了一個馬戲班——不是雜技團，從南洋一帶回來，準備到台灣去，一路補充新人，他第三個太太買菜時認識了我的媽媽，經過半個月接觸，大概發現我還伶俐，長得不討厭，而招家又窮，於是把我領到了馬戲團裏。”

“曾老闆的馬戲團是什麼時候解散？”

“記不起了，反正已經很久，到台灣走一趟，總以為他的老上司、老朋友可以幫忙，想不到一場颱風颳走了所有的蓬帳，好大一筆欠稅和債務，又賣光了獅子老虎大笨象，這樣便變成了一個雜技團，我在八歲時就參加了演出，跟他們跑遍了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曼谷、金邊、椰加達、漢城、西貢那些地方。”

“你是台柱，我今天見過你坐在鞦韆架上向觀眾微笑擺手的美麗照片。”她笑笑，邊看節目介紹邊說：“什麼都會，從變戲法、翻跟斗、高台定車到空中飛人，你都會，真不容易。”她問：“這個‘抖空竹’是什麼玩藝？”

“就是風鈴，好比陀螺，竹製的，是中國大陸小孩子喜歡的玩具。”

“你到過大陸？”

我苦笑着，搖搖頭：“曾老闆倒是去過大陸的。”

“不，他根本是從大陸來的。”這位女記者笑道：“我在幾年前也曾採訪過你們這個團體，不過當時沒見你。當時那位女主角，記得有個渾名叫做花蝴蝶。”

“你記性好，”我說：“她是我們的大師姊，已經在去年嫁人了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她用原子筆指指我：“有人對我說，你們那個男主角，曾老闆的小兒子曾國雄非常喜歡你，是麼？”

我垂下頭來道：“有這麼回事，但是也不是那回事。”

“這怎麼解釋？”

“我不喜歡曾老闆的一家子。”我低聲說：“我知道你不會對他說的。”

“那怎麼可以，不是使你爲難嗎？”

“曾老闆年紀大了，可是沒有上了年紀的人那份慈愛，他的兒子還沒有上年紀，因此更粗暴。我大師姊很喜歡我，這樣我一直留了下來，十幾年了。十幾年裏，我不敢和他們多說一句，剛才我對你說的什麼香港仔漁船等等，他們一直不知道的，我也更不想對他們說，沒什麼意思。”

“如果他們一定要你和他結婚？”

我搖搖頭，沒開口，她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這也很平常的，你們在一起表演，而且都是主角，這杯酒大概是喝定的了。”

“別寫下來！”我惶恐地按住了她的手，她的小本子和原子筆。“請你別登報。”

“那爲什麼？”她有點驚異：“我不提你不喜歡曾國雄這一段，不就得了麼？不就不會傷他的心了麼？”

“不，我是怕傷了另外一個人的心呵！”

“哈——”她一笑，馬上一本正經起來，低聲說：“原來密司招已經有了對象，恭喜恭喜……”可是見我神情憂鬱，又詫道：“有問題麼？”

“我和阿祥，是一塊兒長大起來的，他就是姓招的小販家——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你當時的哥哥。”

我點點頭：“我們的感情很好，分手那年，他哭得在地上打滾……你知道的，曾老闆在這裏有個家，我們經常回香港，因此我經常偷偷地去看他們，他們把我賣掉，我不計較，他們是窮，當年收養我，完全爲的是同情我——”

她飛快速記。

“別發表……”

“我發誓不發表，”她說：“記下來，爲的是將

來寫小說……”

“第一次回去，我九歲，阿祥一面幫賣菜，一面讀小學，之後好幾次回去，他長大了，我也長大了，他還在半工半讀，初中、高中，一直到專科學校，現在他快要在電氣專科畢業，再過幾個月，便教書去了。”

“哦，你們相愛着……這很好。”

“我担心，”我說：“曾國雄會不高興的，有一次他來找我，給他撞到，竟然吵起來——”

“爲什麼？”

“曾老闆不許他和我往來，他認爲不近人情，最後挨了幾拳——”

“誰敢動手？”

“曾老闆父子兩個。”

“嗤！”她扭過頭去，不屑地瞅了一眼亂哄哄的臨時表演場，見曾老闆正在表演“竹竿頂人”，於是問我：“你今夜沒有節目嗎？”

“明天第一場才有，”我說：“不過明天午後，我還得和曾國雄試試場子，練一練‘空中飛人’，這可不是玩的，聽說大陸表演這些節目時，身上有安全繩，地下有安全網，我們可不興這一套，實在危險極了。”

“那你今夜想不想看到你的阿祥？”

我以爲她開玩笑，便垂下了頭。

“如果你願意，”她說：“我有辦法，就說我帶你出去走走，我是個外國人，又是個女人，曾老闆一定會答應，我知道你們是不容易單獨行動的，算是我對你的好感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的這份感情？”

“我永遠感激你。”我捏緊了她的手，她又問：“那你們怎麼打算？”

“沒什麼，”我說：“自從那次他挨了打，我知道他的創傷有多深多大，可是我沒辦法。”

“你們可以走！”她有點激動地說：“只要你們真心相愛，否則拖泥帶水，誰也沒辦法。”

我吃驚地凝視着她，幾乎開不出口來，縱然這位訪問者並無惡意，可是這麼重大的事情，我不能透露今夜企圖告訴阿祥的打算，以防走漏消息。

“別害怕，”她誤會了我的意思：“這個辦法是非常原始的，可憐人們今天還得用它。特別是你，你沒理由愛一個勉勉強強的人，好在曾老闆他們是流動的，你們躲開再回來，他們不易發現。不過因為有了這一幕，你的故事將會更加美麗，這顯出你除了是個靚女，還能如此剛強、有主意。”

“請你別發表……”

“我是說以後寫小說時對女主角的讚語，”她

立起來，挽着我的手說：“我想我們此刻就該出門，以便使你們比牛郎織女相會更加不易的歡聚，能够多一分鐘就多一分鐘……”

我不知道歐洲的女記者是否都是那樣的，反正她好得特別。我心頭對她說不出的感激，惟有請主保佑她，因為曾老闆是一個已有十年歷史的虔誠教徒，我們全體團員都跟着他信了教，不信不行，但是生活如此緊張，精神却是這麼空虛，信教也能佔去一部份時間，轉移一部份“心事”，我也樂意這樣做了。

她爲我短促的劃十字動作感到驚訝：“哦，想不到你也是個教徒，我也是，”她笑起來：“不過我很清楚，你們這樣做，是爲了救濟品……”

曾老闆非常慷慨地答應了她的要求，不過希望我能在三小時以內回來：“安妮小姐，”他說：“她明天要練習一場，下午和晚上要演出兩場，我希望她有充分的睡眠時光。”

“放心放心，”她說：“我們很快回來，我對你們的演出興趣很大，明天我會大大地刊登她的圖片，報道你們的消息。”

曾國雄代表他父親送我們出門，上車，證實再沒有第三個人了，這才回去。

車子駛向尖沙咀，她說：“阿祥在什麼地方？——你該知道這是寶貴的時光！”

我說：“他就在跑馬地附近一條橫街上，那兒附近有一個菜市。”

“我在跑馬地附近等你，”她駛車子轉了個彎退了回去，“那邊有好幾家餐廳，我到裏面去寫新聞稿子，當你要走的時候，便可以到一家叫做‘金匙’的餐室找我，兩不相擾，再方便也沒有了。”

我不由自主依偎着她，感到在這世界上，我所能信任的人，除了阿祥一家和雜技團中三四名姊妹之外，恐怕只有安妮了。

.....

在跑馬地菜市附近那條熟悉的橫街上，安妮在我一個熟悉的門前停下車子，我在熟悉的三樓，找到了我所熟悉的人，義父母忙着爲我煲湯，阿祥哥在簡陋的房裏案頭上，放下了兩碟最愛吃的北方蜜棗和江南松子糖。

我驚詫着，放開他之後忙不迭問他：

“怎麼你知道我會來？”

“報上看見你們今天招待新聞記者，明天演出的消息。”他邊說邊收拾桌上的三角尺，圓規和圖紙，按上墨水瓶蓋，收起擦紙膠和鋼筆，迅速而踏實，然後再給了我一個吻……

“祥哥，”我說：“時間不多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的聲音低沉：“你喝碗魚雲羹，

那是你喜歡的，媽留下了一條新鮮魚，等你來，總算用上了。”

“不是說這個時間，是那個時間……”

“你說什麼？”

“喏，我們的事，”我顧不了羞慚，湊在他耳朵上說：“有一位新記者，是個女的，她建議我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，贊成我……”

他吃驚起來，苦澀地說：“我明白，我也曾想過，我們如果真的要在一起，也只有這條路了。不過曾家父子的拳頭，以及他們和黑社會人物的關係，到那時別說我再挨一頓揍，打死了我也是甘願，可是你重新落到他們手裏時，將要過的是一種什麼日子，我就不敢往下想了。”

“祥哥，”我說：“如果會落到他們手裏，就是把我磨折到死，我也不怪你……”

“小小，”祥哥叫着我的乳名：“不能這樣激動，要想一個萬全之策，我們都年輕，將來做人，還有好幾十年時光。”

“那你等着‘狗雄’怎樣對付我罷！曾國雄狗仗人勢，想欺侮我已經不止一次，最近我睡覺，別說衣服，連鞋子都不敢脫掉，這是他。他的父親，——我也不想說了，反正這一對父子是一個樣。這還不算，還有那個抿嘴黃大惡霸，前年曾經捏過我的臉，昨夜剛到，曾老闆下船之後擺酒

請他幫忙，他居然在酒席上問我有没有結婚，聽說是沒有，這老狗口水幾乎流到菜碗裏，說一定要替我找一門親，而且就在這一個月裏，雜技團有些什麼損失，他願意全部賠償。這分明是連人帶錢都要勒索了，曾老闆父子爲了要他保護什麼的，雖然沒有當面答應他，可是也沒拒絕他，一個勁兒勸酒……”

祥哥煩惱起來，不時扯着頭髮。

“祥哥，”我說：“我來一趟不容易，反正現在有三條惡狼攔在我面前：抿嘴黃和曾家父子，‘只有千日做賊，沒有千日防賊’，我知道總有一天，我會給惡狼咬死的，而且恐怕就在這一段時間，到那時候，我再也不能抽時間看你來了。”

我哭倒在他懷裏，引起了義父母的不安，他們當然知道我爲何哭，捧着一碗魚雲羹，勸了我好久，阿祥似乎醒悟了過來似的，要他父母到外邊稍候，關上門，低聲說：

“妹，那你準備怎麼辦呢？你的時間太寶貴，不能老是哭哭啼啼。”

“我們走！”我從牙縫裏透出了這句話。

“走？——到哪兒去？”

“到星洲去！”我說：“我在那邊認識幾個老華僑，非常非常慈靄，如果我們到那邊，一時找不到工作，也不會走投無路的。”

“這，這倒是個辦法，”祥哥沉吟道：“不過我這個家怎麼辦呢？我爸爸媽媽——唉！再說我的畢業論文，頂多還有三個星期，便可以交卷了，妹，能不能延遲三星期——”

“不成！”

“你聽我說，妹，只要三星期，我的畢業論文固然解決了，以後的‘吃飯問題’也解決了，同時有三星期的準備功夫，我爸爸媽媽也可以佈置佈置。”他的聲音發抖，那是他作出一個在他看來十分重大的決定時才有的聲音：

“我決守和你一起走！妹啊，”他雙手埋入長髮：“你的身世多可憐，我們的日子也不好過，我不能眼瞪瞪看着你活受罪，不過有一件事情必須請你考慮，那是，除了星洲，其他有沒有地方可去？譬如——”

“不，祥哥，”我激動地說：“我想了好久，還是星洲好，其他去過的地方我不習慣。當然有好人，但是水土不大服。還有沒去過的地方可多了，正因為沒去過，還是到熟悉的地方最保險，最好。”又說：“祥哥，以後你想去什麼地方，只要你開口，我會跟你跑。”我們依偎着，彼此都聽到劇烈的心跳。我嘆了口氣道：“祥哥，這個世界，我雖然年紀輕輕，可是也看够了，也看厭了，不如找個地方，只有我們兩個，悄悄地過它一輩子。

有錢的人我們不眼紅，窮苦人家的哭聲也聽不見……”

“那是出世思想，”祥哥苦笑道：“你這麼年輕，可是居然有出世思想，說明了你的生活很苦澀，而你的視野不遼闊。不過這也不能怪你，你這十九年是在淚水中長大的，又沒有正常的文化進修，因此你只能看到自己，只能看到自己的明天，看到我，這不能怪你，希望以後彌補，充實你的生活。”

我似懂非懂，但聽他同意了我的出走計劃，這使我非常感激，我使勁擁抱他，有如擁抱了我的希望，我的明天……

“妹，”祥說：“輕點，你是‘空中飛人’的藝員，我不是讀體育系的……”

我吻他吻得更甜，而放鬆了雙臂的用力，我是這樣幸福和甜蜜。我知道，即使我們分處兩地，他對我這個半文盲也不會嫌棄，我衷心地感激他，不管他有錢沒錢，不管他是個專科學生或者是個拉人力車的，我總覺得：即使把什麼都給了他，包括我的靈魂和軀體，我還是“欠”他的……

我們出現在安妮面前，而安妮立刻從我們臉上察覺到我們的歡愉，並且分享了我們的歡愉：“來，僕歐，三杯威士忌！”

.....